

一只家禽的生与死



《吃动物：无声的它们与无处遁形的我们》
[美]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陈觅 译 文汇出版社 2021年3月

美国国家鸡肉委员会在其动物福利指南中推荐的养殖密度为约0.074平方米一只鸡。这代表鸡肉行业的“主流”组织眼中的动物福利。

容我多说两句。我们来想象一下0.074平方米的空间——很多动物还没达到这个标准。找一张A4打印纸，想象一只形似橄榄球的成年鸡站在上面。再想象3.3万个这样的空间组成一个大方格。（肉鸡不会被关在层架式鸡笼中。）现在给这个方格围上没有窗户的墙，盖上屋顶。再加上自动喂食器（食物中掺有药物）、水、暖气和通风系统。这就是一座农场。

接着来看养殖。首先，找一只消耗食物少却长得快的小鸡。新型肉鸡的肌肉与脂肪增长的速度远高于骨骼，无疑会导致畸形与疾病。1%到4%的鸡会在痛苦的抽搐中死去，这种猝死症是工业化农场的特产。

工业化农场导致的另一个病症是腹水，即腹腔内过量液体聚集，因这一病症而死的鸡更多（全球约5%的鸡因此死亡）。3/4的鸡会有一些程度的行走障碍，说明它们遭到慢性疼痛的困扰。另外1/4则几乎无法行走，无疑处于疼痛折磨中。

养殖肉鸡幼雏的头一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光照。这会促使它们吃下更多食物。然后间断关灯，让它们每天有4小时处于黑暗中——这是保证生存所需的最少睡眠时间。长时间处于这种恶劣的非自然环境中——灯光、拥挤，加上自身庞大身体的负担，小鸡难免会发疯。好在肉鸡一般只能活42天（39天也越来越普遍），因此尚未建立起社会等级秩序，不会为此争斗。

除畸形外，工业化农场中的小鸡还常见眼伤、失明、骨骼细菌感染、脊椎滑脱、瘫痪、内出血、贫血、脱髓、腿部或颈部扭曲、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免疫力低下等问题。

科学研究与政府档案都显示，几乎所有小鸡（高于95%）都因排泄物感染大肠杆菌，零售商店贩卖的鸡肉也有39%到75%仍处于感染状态。约8%的鸡感染沙门氏菌（几年前感染率高达25%，如今部分农场仍然如此）。70%到90%的鸡受到另一种致命病原体——大肠弯曲杆菌的感染。农场普遍使用氯水冲洗小鸡，以去除黏液、气味和细菌。

当然，消费者很可能尝出鸡肉味道的异样——常年被喂药、疾病缠身且极不卫生的动物怎么可能美味呢？于是生产商常在鸡肉中注入人造“鸡汤”或盐水，将鸡肉变成我们想象中的外观、气味和味道。

养殖工作完成，接下来是“加工”。首先，你得雇工人把鸡装进板条箱中，送上流水线，将一只只活鸡变成一块块裹着塑料膜的肉。你得持续不断地招人，这个行业每年的员工流动率超过100%（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数据是约150%）。非法移民和不说英语的新移民是理想人

选。按照国际人权组织的标准，美国屠宰场的工作环境已构成对人权的侵害，然而这是维持廉价量产鸡肉的关键。你只需支付这些工人最低工资，甚至再少一点儿也没关系。他们会负责抓起鸡——抓住鸡腿，把它们头朝下拎着，每只手拎5只，然后塞进运输的板条箱里。

据我采访的几位工人描述，每个工人每3.5分钟能装105只鸡。

要达到这个速度，动作不可能轻柔，工人们常常能感到鸡的骨头在他们手中折断。（先天畸形加上粗暴的搬运，导致约30%的活鸡在送往屠宰场的过程中骨折。）与这些鸡不同，工人的权益受法律保护，但这份工作往往会给人造成心理创伤。因此，一定要雇用那些没什么权利抱怨的人。比如加州最大的鸡肉加工厂的一位雇员“玛丽亚”。

她与我聊了一个下午。她当了40多年洗碗工，因工伤经历了5次手术，现在已经没法再洗碗了。每天晚上都要把胳膊浸入冰水中止痛，夜里也经常要吃止痛片才能睡着。现在她在加工厂每小时能挣8美元，因为害怕报复，她不敢透露真实姓名。

接着把板条箱装进卡车。无论天气状况如何，也无论运输距离有多远，严禁给鸡喂食或喂水。送到加工厂后，需要更多工人把鸡吊起来——用金属镣铐绑住鸡的脚踝，倒挂在移动的传送系统上。

更多鸡骨头被折断。它们的尖叫声和拍打翅膀的声音太大，以致工人都听不见旁边人的说话声。很多鸡会在这一过程中因疼痛和恐惧而排便。

传送系统会将鸡拖过通电的水池。鸡会因此麻痹，但并未失去知觉。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要求，鸡在被放血或烫脱时必须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已经死亡。然而在美国，农业部的《人道屠宰法案》将鸡排除在外，因此通电水池的电压很低，只有使动物丧失意识所需电压的1/10。通过水池的鸡虽然身体麻痹，但眼睛可能仍能转动。有些鸡甚至仍能缓慢地张开嘴，仿佛想要尖叫。

接下来，这些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的鸡将要遭遇自动割喉设备。血从鸡的身体里缓缓滴出，直到干涸。据我采访的另一位工人说，设备经常割不断动脉，因此需要工人来充当后备“杀手”，在机器失手时切断鸡的喉咙。但他们也经常失手。

由行业代表组成的美国养鸡协会承认，每年有1.8亿只鸡屠宰不当。被问及对这一数字的看法时，委员会发言人理查德·L.罗伯叹了口气说：“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

多位负责装箱、悬挂和屠宰的工人告诉我，有不少活生生的鸡意识清醒地被送入烫脱池。（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披露的政府记录显示，这种情况每年约有400万例。）池子里漂满鸡皮肤与羽毛上的粪便，这一过程中，病原体通过鸡皮肤的呼吸进入体内（热水会令毛孔放大）。

在拔掉头和脚之后，机器会将鸡的身体垂直切开，去除内脏。这一步极易造成感染，因为高速运行的设备常常会破开肠道，其中的粪便会进入鸡的体内空腔。从前，受粪便污染的鸡是被美国农业部禁止的。然而30年前，养鸡业说服农业部改变了规则，他们得以继续使用这些自动设备。

曾被归为“高危污染物”的粪便如今仅被视为“外观缺陷”。结果，仍有半数遭污染的鸡能够进入市场。或许美国养鸡协会的罗伯可以叹口气说：“把粪便吞下肚的过程不过几分钟。”

接下来，鸡肉将接受美国农业部官员的检查，该机构对外宣传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他们有两秒钟时间来检查鸡的里里外外，排除十几种疾病与其他异常。每人每天要检查2.5万只鸡。记者斯科特·布隆斯坦为《亚特兰大宪报》写过一系列关于鸡肉检查的报道，每个吃鸡肉的人都应当读一读。他采访了30几个机构的近百位农业部鸡肉检查员。他写道：“每周，数百万只流着黄脓，沾着绿粪，带着有害病菌、心肺炎、恶性肿瘤或皮肤病的鸡被送去市场，供消费者选购。”

再接下来，数千只鸡将被一同装入巨大的冰水箱，进行冷却。据“政府问责项目”的汤姆·德文描述，“水缸里漂满了脏东西和细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粪汤’。把干净健康的鸡和肮脏的病鸡浸在同一个水缸中，必然会产生交叉污染”。

如今在欧洲和加拿大，相当大比重的鸡肉加工厂会使用气冷系统，而美国99%的鸡肉厂商仍采用水冷方式，原因显而易见。

内容简介

儿子出生后，作家弗尔决心为了自己和家人，重新审视“吃动物”这件事——我们吃的肉到底是什么？它们从哪儿来？如何被生产？那些动物处境如何，与我们有何关系？我们吃肉有哪些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弗尔结合权威资料和数据，从文化、伦理、生态等角度，全面而细致地梳理“吃动物”这一议题。他实地走访（包括暗访）美国现代肉食工业的各个环节，记录了从流水线工人、工业化农场主、动保人士到农业专家的观点交锋，呈现工业化养殖不为人知的一面，反思每一个汉堡、每一块炸鸡、每一条鱼背后的现实危机和道德困境。



作者简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1977年出生，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就读于西奈山医学院，之后辍学，做过僵尸助手、珠宝销售员、农场看管员和捉刀写手。2002年，首部长篇小说《了了》获全美犹太图书奖和《卫报》首作奖。2005年，长篇小说《特别响 非常近》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改编的同名电影由汤姆·汉克斯主演，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2019年，非虚构作品《我们就是天气：拯救地球从早餐开始》获评为《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卫报》年度饮食类最佳图书。

说君子⁽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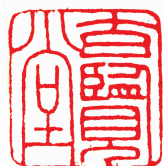
“君子贞而不谅”“惟义所在”的“君子之信”，其主旨和精神恰恰体现在“大信”之上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视这一“大”的理念的，也是作为君子标准来加以提倡和推广的。《礼记·学记》说：“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就是说，在君子看来，最大的德性不局限于任何官职，最高的道理不拘泥于任何器用，最大的诚信不必用契约约束，最普遍的天时不会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明白了这四者就可以有志于学习大学之道了。

正道，大道，正义，大义是大信的前提，也是大信的目标。前提和目标确立是关键，因为它们代表的是社会人生的归止，而这一归止之地正是“善”啊！为了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又引出了“经”与“权”关系问题。所谓“经”就是常道；所谓“权”就是变通。所以说，经权问题是要处理如何在具体时空下对待普遍原则的问题。在持经应变中关注的重点不是在于行事过程是否坚守了“常道”，而是看它是否坚守了“正义和善良”。换句话说，如果从表面上和形式看，权变后的行为做法是与常道或说经是不一样的，通俗地说是反经的。但是，在这一反经过程中却要遵循一个终极的原则，那就是“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经典的《公羊传》才明确主张“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反经有善”。在此可以举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例子加以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大胆地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将此行为称为“反经”。在教条主义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是不应该做的。而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经权”“时中”以及“君子”等思想观念影响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那里，他们心中装着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这一“大义”和“善”，于是坚定地做出了“反经”也即反“教条主义”的选择，从而最终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权”所要变化的正是“经”，而表现方式乃是“反”。如果到此为止，一定不是“经权”论所要提倡和坚守的道德操守。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在于要在“经权”之上再设立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善”。所谓的“大信”与“大义”只有从此意义上把握才是能够成立的并具有积极正面价值的。通俗地说，对原来承诺的违背只是为了成全“更应该”的“善”。孔子之所以盛赞管仲“化敌为友”“侍奉二主”的行为，也是基于上述理念的。管仲辅佐过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并伤害过齐桓公，但管仲后来却成为齐桓公的国相，并辅佐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孔子是要通过这种“经”与“权”，“大信”与“小信”的关系问题，来正面肯定管仲的君子之行。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不存在民族大义的丧失，不存在残贼百姓的发生，不存在买主求荣的苟活。君臣双方都体现出宽容、不计前嫌的大义。管仲尽管改变了原来态度，侍奉了二主而没有从一而终，似乎“反经”了，但是却成就了善业呢！“反经有善”，此之谓也。再反过来说，如果管仲只是一味维护并坚守着所谓“信义”，那么只能被称为“小信”矣。它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所谓声誉和名节而已，而与民族、百姓的利益全无关系了。

可见，谈论君子之信的时候，那是一定要与“大义”紧密相连，一定要与“良善”紧密相关。君子所“主”之“忠信”，正是这种与“义”，与“善”结合的“信”之真义啊！换句话说，君子所主张和崇尚的“信”是要由“忠”来给予支撑的。“忠”者，尽心也，中心也，无私也，竭诚也，敬也，直也，正也。正因为“忠”包含了这么多的“美德”，所以孟子才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我们对君子之大信与小信探讨的真正意义，正是强化对“君子主忠信”这一理念和信仰的更加深刻的认知和把握。

儒家对于“小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只是相对于“大信”而作出的，这并不表明“小信”与“义”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守“小信”者就认为“守信”本身就表示的是“遵义”的呢！但是问题仍然在于，“义”有大小之分。“义”有正当性，亦有适当性，也正是因为重视了“义”之“适当性”，也才能最终贯彻和实现“义”之“正当性”。适当性就是权变性，而它们最后的价值取向一定是落在“善”上。所以，君子所主的“忠信”绝对不会允许以“权变”为借口或以否定“小信”为理由来做出“弃义”的不善之举呢！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90)